

历史人物趣谈

黄新聪编撰

清末怪杰辜鸿铭

辜鸿铭（1857—1928年），名汤生，字鸿铭，号立诚，自称慵人、东西南北人。祖籍福建惠安，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。自幼聪慧睿智，年轻时赴欧洲留学，获文、哲、理、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，精通英、德、法、拉丁等九种外语，学贯中西。辜鸿铭最先接触的是西方学说，后来转为推崇儒家学说。是清末精通西洋科学、语言兼及东方文化的著名学者。他翻译了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和《大学》，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。西方人对辜鸿铭极为崇拜，曾流行一句话：“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，不可不看辜鸿铭。”被世人誉为“清末怪杰”。

辜鸿铭的着装和做学问一样，原本穿西装，后改为长袍马褂。《北大感旧录》记载：辜鸿铭“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，头上一撮黄头毛，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，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，上戴瓜皮小帽……”辜鸿铭虽然相貌古怪，却能言善辩，接触洋人时，遇到对方挑衅，他极力维护中国人的尊严，据理力争，驳斥对方毫不留情，却

又不乏机智幽默。

1885年，辜鸿铭从欧洲留学回国后，在两广总督署和湖广总督署的幕府当了二十年的幕僚，很受张之洞的器重。可是辜鸿铭却敢拿张之洞和端方这前后两任湖广总督开涮，他说：“张文襄（张之洞）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，故其病在傲；端午桥（端方）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，故其病在浮。文襄傲，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；午桥浮，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。”

辜鸿铭很重视维护儒家学说的传统价值，他在协助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备铸币厂时，有一天外国专家联合宴请辜鸿铭，大家推他坐首席。席间，有人问他：“你能否给我们讲讲贵国孔子之道有何好处？”，辜鸿铭立即说道：“刚才大家推我坐首席，这就是行孔子之教。如果今天你们依照西方所提倡的竞争惯例，以优胜劣败为主，抢坐首席，我看这顿饭就吃不成了，这就是孔学的好处！”

甲午战争结束后，伊藤博文来到武昌晤张之洞，辜鸿铭以幕僚的身份，送给伊藤博文一本《论语》英译本，伊藤博文看后，说：“听

说你精通西洋学术，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，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？”辜鸿铭毫不客气回怼：“孔子教人的方法，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，在数千年前，其法是三三得九，如今二十世纪，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，并不会三三得八。”伊藤博文顿时语塞，无言以对。

辜鸿铭虽然是保皇派，但对于慈禧太后、袁世凯之流却嗤之以鼻。光绪二十年，慈禧太后不顾举国上下的反对，挪用海军经费，大肆操办六十寿诞。辜鸿铭听后，当众吟出《贺诗》：“天子万年，百姓花钱。万寿无疆，百姓遭殃。”民国五年（1916年），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，恢复民国年号，不久，抑郁而死，举国哀悼三日。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，在家里唱堂会，热闹了三天。

有一年，袁世凯麾下的“辫帅”张勋过生日，辜鸿铭送了一副对联，上联是：“荷尽已无擎雨盖；”下联是：“残菊犹有傲霜枝。”事后，辜鸿铭故作神秘地问胡适，这副对联有什么含意。胡适笑答：“‘残菊犹有傲



清末学者辜鸿铭

霜枝’，当然是指张大帅和您老的辫子了。但不知‘擎雨盖’是指什么？”辜鸿铭答：“‘擎雨盖’就是清朝的大帽子。”于是两人抚掌大笑。

胡适一向推崇白话文改良，被辜鸿铭逮住了小辫子。他说：“那些自以为是的文字教授，用词作文都不通。譬如说‘改良’吧，以前的人都说‘从良’，指的是娼妓弃邪从正，没有说‘改良’的。‘改良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你既然已经是‘良’了，还改什么？难道要把‘良’改回去从‘娼’吗？”胡适哭笑不得。

辜鸿铭是个叛逆者，总要与不同、标新立异，辛亥革命胜利后，几乎全国人都剪去了辫子，辜鸿铭仍留着辫子。辜鸿铭刚到北大

任教时，学生们看到他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，忍不住哄笑。他走到讲台上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你们笑我，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。我的辫子是有形的，可以剪掉。然而诸位同学的脑袋里面辫子，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。”一席话把学生镇住了，以后再没人笑话他了。

辜鸿铭对中国封建传统推崇备至，理直气壮地主张男子纳妾，认为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，所以他不但有一个端庄典雅的正房妻子，还娶了好几个小妾。他还提出了著名的“茶壶理论”：男人是茶壶，女人是茶杯，一个茶壶要配几个茶杯，总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。梁实秋对此评论称：辜鸿铭“以茶壶譬丈夫，以茶杯譬妻子，故赞成多妻制，诚怪论也。”